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七十三回 炫乾妹狡計索賄 謁父執冷語冰人

且再找說五更時，德喜隨著紹聞到了河邊。少年性情，見事風生，坐在河灘，早已脫鞋解襪，準備深厲淺揭，好不歡欣躍躍。不知盧重環已靠身而坐。聽見馬上了有了動靜，這盧重環一手掐住德喜脖項，搬翻在地。德喜喊了一聲，重環已把一條手巾塞在口中。翻德喜合面向下，一隻腳踏住脊背，腰中取出繩來，把雙手拴住。河下游有人呼嘯了一聲，這盧重環應了一聲。兩個挖坑的人，早已飛奔前來。正是昨日詐說元城投文的：一個是久慣殺人的魔王，一個是新入伙的少年雌盜。鄧林摸著刀子來了，謝豹亦帶著濕鞋襪合攏前來。那扮捕快魔王問道：「怎的叫馬跑了？我想分這匹馬哩。」鄧林道：「人也叫馬馱跑了。」魔王道：

「我看您共不得事，原俱是些軟蛋內孵出來的。難說一個嫩鴨娃子，都結果不了，還幹什麼大事。晦氣，晦氣。出門不利市，把這一個忘八崽子宰割了罷。」口中說著，早已把刀子向德喜後心擲將下來。謝豹忙架住臂腕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這縣的沈老爺，是咱的一個恩官，為甚的肯與他丟下一個紅茬大案哩。你住了手，我對你說這老爺好處。第一件是不肯嚴比捕役；第二件咱同道犯了事，不過是打上幾下撓癢板子便結局。」

留下這個好縣份，咱好趕集。一地手窘了，到這縣做生意，又放心，又膽大。況這裡捕頭王大哥、張家第三的，咱們與他有個香頭兒。王大哥十月裡嫁閨女，他們有公約，大家要與他添箱。設若要丟下個小人命兒，他身上有這宗批，咱身上有這宗案，如何好廝見哩？你再想。」魔王道：「便宜了這個小羔子。只是不見一個錢、一塊銀子，再次出門不利市。」盧重環便向德喜腰中一摸，摸個小瓶口，用刀割下來，約有二兩多銀子，說：「算發了財罷。」一派涼腔，四散而去。這德喜咬著手巾，出氣有孔，所以不得悶死。句句聽得明白，不敢作聲，也不能作聲。挺到天明，路有人行，給他取了手巾，解了腕上細繩，蘇息了一個時辰，方才曉得痛哭。提了鞋襪，過到河中間，滑了一個側歪，鞋襪皆順水而去。

上岸，跣足而行。認定馬蹄蹤跡，少不得踏確犖，避蒺藜，走了大半日，望見炊餅鋪前馬匹。紹聞望見彳亍之狀，上前攙行了幾步。主僕到了鋪中，抱頭而泣。老人道：「別的沒同行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沒有。」老人道：「這就天大的造化。只是受驚不小，也就不是耍的。」

主僕收拾行李，老夫婦又勸的吃了幾個炊餅，各喝了半碗熱茶。紹聞命德喜取出鞋襪自己穿上，脫下蹬靴舊襪叫德喜穿。

即僱覓本鋪磨面驢子，德喜騎了西行。

未牌時分，發放來人趕驢而回。早已下店，住個小房，桌子頂門，主僕同牀而睡。夜半喂馬，主僕結伴方敢起來。日出三竿，方敢出店。真真「一夜被蛇咬，十日怕麻繩」光景。

連日俱是如此。一路行來，目不邪視，口無狂言。自此行行宿宿，渡河進省，那有一點事情。正是：

敬慎從無兇險至，縱恣難免錯詭來。

坦途因甚成危徑？放膽一分禍已胎。

且說紹聞回到家中，一見母親，不覺抱住大哭起來。王氏忙問所以，紹聞痛的話也說不上來。德喜說了怎的五更出店，怎的強盜欺大叔腿，怎的塞他的口，怎的要拿刀擲他。從頭至尾，說個分明。王氏罵道：「殺人的賊，一定要積的世世孫做強盜！」巫氏道：「娘怕他斷不了種兒麼？這都是些沒下場的強賊。像那瓦崗寨、梁山泊，才是正經賊哩。這些賊將來都是要發配哩。」

不說一家安慰、慶幸。且說夏逢若母喪求助，譚紹聞並未回答，忽的上了濟寧。這夏鼎終日打聽，今日方知回來。既過了三天，心中盤算，凡是走衙門打抽豐的，必有重獲。況且盛宅助過他喪金一百兩，我即不能如其數，沒多的也該有個少的，此意非紹聞不能轉達。必須備酌專懇，又恐紹聞推故不來。因此想了個法子，徑到碧草軒上。

恰遇雙慶在軒上摘眉豆，夏逢若道：「你家大相公回來了？」

雙慶道：「回來兩三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德喜跟的回來？」雙慶道：「不知怎的，路上遇見截路斷道的賊，嚇成病了。如今正躺著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身上有重服，不便進院，煩你請大相公，就說我來奉候。」

雙慶去不多時，譚紹聞徑上軒來。夏鼎行了稽顙之禮，坐下說道：「我今日之來，一來為賢弟壓驚，二來為賢弟洗塵，三來為賢弟道喜，備了個菲酌，明日請到我家吃杯水酒。」自向袖中取個素帖，遞與紹聞說：「我請客我就是拜匣。」紹聞接帖在手，看了說道：「盛情心領，萬不能去。一來遠歸，尚有許多冗務，未曾撥脫清楚；二來我的近況，你所深知，街上有些負欠。自古云『受人與者常畏人』，況我今日自老師衙門回來，人人以為當有厚贈，我也籌度怎還他們，一定要楚結些尖嘴賬目。因他們未知我回，所以不來打攪。街上一為走動，萬一人請算賬，就是個煞風景的事。況且次日就來討索，叫人急切難以轉動。此是實情告稟，萬勿見怪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這就殺了我了。自古雲，『備席容易請客難』。這還不說他，我是請人做席，這便使不哩叫我請客難了。我原說為你洗塵，卻愁無可下箸，姜妹子聽說，願自己替我帶過幾味佳品，並情願替錢內做席，如今在我家正做哩。到明日你要不去，叫我羞的死。即令我這個命，原不值什麼，豈不叫姜妹子平白一段好情意，沒處安插麼？你是最心軟的人，這一次斷乎硬不的。」紹聞略遲疑一下道：「且慢商量。」夏逢若忙道：「有何商量？明日從盧家巷口過去，到雙旗桿廟、耿家大坑，見了破冥府廟，去我後門不遠，我在後門恭候，不必走大街。還有一說，不用帶小廝。」紹聞道：「你那地方窄，我知道。」夏鼎又附耳說了兩三句，紹聞笑道：「我奉擾就是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早光！早光！」遂一躬出軒，飄然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紹聞果然從盧家巷順耿家大坑而來。夏鼎在後門接著，一同進院。只見姜氏在院內，露了半截白胳膊，盆內洗藕。上穿的半身紅綢小襖，下穿的綠綢中衣，手帕包著頭，露著白頭繩一一為乾娘戴孝。夏逢若道：「咱不用為禮。你兩個，一個是我賢弟，一個是我妹子，可該見個禮。」紹聞躬身作揖，姜氏答了萬福。夏逢若道：「就在院裡坐下。」姜氏仍自洗蓮菜。夏逢若道：「你一向做事，好落後悔。」紹聞道：「悔在心裡，向誰說呢？」那姜氏道：「嫂子，拿我的汗巾來，蓮菜弄了一身水。」夏鼎見話已相照，便道：「院子小，坐不的。堂屋放了靈柩，難以坐席，還等飯熟時，在廚房當門坐。」

賢弟休要笑話。咱先去到隍廟道房坐坐。」紹聞只得強隨著出來，路上說道：「方才汗巾的話，竟是有心說我的。」夏逢若佯為不知，說：「那有什麼意思，你錯疑在你身上。」此是夏鼎餌紹聞助賄深計，故意勒掇，叫他以助喪為賄，連姜氏也不知道的。紹聞又欲開言，夏鼎道：「隍廟新修甚好，這幾日就要唱戲哩。」把話兒打開了。

少頃，到了隍廟後門。夏鼎引進，到了道房。廟祝送至客室，只見一個道士修眉長髯，在那裡看書。見客來，把書放下，各為了禮。夏逢若道：「這位仙長平日不曾見過。」廟祝道：「新從京上來的。」紹聞道：「遠方仙師請照舊坐。」道士道：「我雖不在此處焚修，畢竟到此即是山主，請上坐。」紹聞只得坐在上面，夏鼎次座，道士與廟祝坐了主位。

獻茶已畢，紹聞問道：「仙鄉何處？到京何干？」道士道：「敝鄉原是湖廣鄖陽，一向在武當焚修。因聞京中崇尚道教，京西白雲庵有個大會。乃是天下方士仙風道骨會聚之處，貧道所以帶了個丹頭到京。原擬略試小術，聊助軍餉。見了些道友們，全是講長生久視之術，貧道看來，那是葉法善、林靈素派頭，毫無實用。所以急流勇退，仍攜小徒回來。因幼年出於太和山周府庵一一這周府庵就是開封藩爺建的香火院，所以這隍廟老師伯朝頂進香，就住在庵下，彼時結為道契。今日特便道過訪，不料已物故幾年。眾師兄留貧道款住幾日，不久仍回武當。」這夏逢若一些不解，說：「我回去罷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也跟的去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家裡忙，少時來請。」廟祝送的了。

紹聞此時，正是遭欠交迫之時，不覺「紅緣」之情少淡，卻是「黃白」之說要緊。因坐下看道士所閱之書，又翻別的本兒，都是《參同契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關尹子》、《黃庭經》、《六壬》、《奇門》、《太乙數》之類。又看此人仙姿瀟灑，便問道：

「請教助餉之說。」道士道：「天機難以洩露，不過燒煉而已。從來大燒煉，上古聖人用過一遭，我道家祖師，傳其訣而不用。

上古聖人用過，女媧是也。天，金體也。故《易》曰：『乾為金』。女媧煉石補天，非煉石也，乃煉石為金也。補天之餘，過了幾千年丟將下來，禹時兩金三日。西方聖人用過一次，釋迦氏是也。所以祇園給孤獨長者，黃金布地，莖草可化丈六金身。只是莖草難覓耳。我家祖師傳的丹訣，盡在《道德經》上，只是『玄牝之門』，人便參不透。玄，黑也；牝，母也。水生金，水母以金為子。然孤陰不長，故以火配之。即如儒教燒煉，全在《易經》一部，別的算應了人事，惟顯示人以「鼎」「革」

二卦。鼎即丹爐，爐中成造化，故繼之以革；革，變也。唯恐修此道者疑，一疑便壞了鼎器，所以申之曰：『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』山王可細參之。」

論紹聞學業，似不至為此等邪說所惑，但當計無復之之時，便作理或然也之想。正欲再叩九轉丹秘訣，恰恰夏家來請，進的門來說：「本當同邀，但俗饌並非仙品，不敢唐突。賢弟告別罷。」那道人立身一拱，也不送出門來，二人徑回家中赴席。只見廚房當門設桌一張。內間生菜果品列在廚桌上，雞魚熟食，蓋在蒸籠內。夏鼎婦人及那姜氏，即在灶邊伺候。

進了廚房，來到桌邊，夏逢若道：「窄狹得緊，你也不笑我。並沒外人，不妨擺將上來。」姜氏揭開蒸籠，夏逢若夫婦一一擺在桌面。二人動箸勸杯，不在話下。譚紹問道：「品物固佳，烹調更美。」姜氏掩口笑道：「休嫌不中吃，手段限住了心。」紹聞再欲開口，夏逢若道：「家母塗殯在堂，不得入土為安，因沒一個錢，不敢舉行大事，萬乞賢弟念一向交好，幫助一二。不但我感恩，即先母九泉之下，也是承情的。濟寧這回，所得如何？」紹聞不暇多言，只說：「有限，一百四五十金而已。」夏鼎道：「零頭兒就夠我的大事。」紹聞道：「我的近況——」夏鼎瞅了一眼，紹聞忽然會意，便不肯在姜氏面前說那艱窘的話，只得說：「我幫上二十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家兒雖小，這大事得一個元寶。二十兩萬萬不夠。」紹聞道：「別的已化盡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添酒。」姜氏遞了一壺酒，夏逢若手中斟酒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的酒，妹妹的手，多吃一杯，二十兩不夠。」紹聞道：「送三十兩來。」夏逢若已知紹聞近日光景。也就不能再多了，不敢再為求添。紹聞道：「這全鴨配薑汁味兒極好。」姜氏道：「我怕你不吃碎的，我不敢切成塊兒，所以全蒸出來。也不知咸不鹹？」紹聞又開口說出兩個字：「不鹹——」夏逢若硬接口道：「當日你的大事，盛大哥助了一百兩。如今我這事，他不上山東去，也沒個照應。還乞賢弟美言。若是一幫助，一不幫助，事後叫他心裡難過。」紹聞急口道：「自然效勞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兩宗事，我俱磕頭。」早已離座磕下頭去，紹聞急挽不及，早已連叩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明日行殯事，這個客要住下。妹子就替我管待。」姜氏道：「自然哩。」

日色已晚，雙慶來接，在門外喊夏叔。夏逢若出外照應，回來說：「與雙慶幾味葷素，叫他在後門樓下喝一杯。」自去搬了廚桌，送後門。紹聞道：「不消。」姜氏早近桌邊，揀撤幾碗剩饌，紹聞也替揀，姜氏笑道：「這樣好。」紹聞道：「一碟也罷。」夏鼎回來，哈哈笑道：「小家子從來待不慣客，並沒個稿從席兒。可笑，可笑。」少頃二婦重熱了，夏鼎自己撥盤送去，紹聞道：「小廝們擔不起。」夏鼎道：「比不得府上。」一面撥盤，即叫自己婦人道：「你就提的酒來，叫慶相公吃。」那婦人只得送酒去。廚房單單撤下姜氏、紹聞二人。紹聞低聲道：「後悔死我！」姜氏歎道：「算是我福薄。」只剛剛說了兩句話，夏鼎兩口一齊進來。這紹聞本是極難為情。

那姜氏低頭不語，不像從前笑容，只是弄火箸畫地。

那雙慶吃完，早已自送壺碗到廚，說：「咱回去罷？」紹聞也無可為詞，只說：「就走也罷。」夏鼎道：「房屋窄狹，難以留住。到他日行殯事，就在馬姐夫家住幾天。只是兩宗面許之事，我是日日懸望的，千萬賢弟留心。我異日必有所報。」

紹聞少不的回首謝擾，向逢若夫婦為禮，又向姜氏作揖。姜氏斂衽道：「不作揖罷。」一同出來，到了後門。夏鼎婦人趕來說：「妹子說，馬姐夫前院可以留客，就不住下，也吃杯酒去。」

夏鼎那裡肯留，說道：「異日住幾天哩，全不在此一時。」紹聞回首作拱，只見姜氏也站在後門裡看送。紹聞又回首拱了兩次，悵悵然復由盧家巷口而回。

看官須知，此一段非作者樂於撩雲撥雨之詞，自襲筆墨，此中有個緣故，有詩為證：

婉昵私情直類慙，後門延佇寄心談；

娶妻未協齊姜願，卻是株林從夏南。

又有詩曰：

堪嗤世上喜乾親，兄妹衷腸強認真；

聖教夫妻猶有別，夏男姜女是何人！

且說譚紹聞自盧家巷轉回家中，不待上燭，解衣就寢。家中以為席上帶酒，冰梅伺候暖茶解醒。豈知那譚紹聞別有寄想，巫氏也不暇去深問。輾轉反側，真正是明知鶯燕均堪愛，爭乃熊魚不可兼。直到四更時分，方才入夢。

到了次日，雙慶兒持書一封，說是婁師爺那邊來的。紹聞拆開「濟寧署封發譚世兄手展」封皮，內有帖云：

昨發程濟署，連日風恬日霽，履道坦吉。不卜可知。附言者，尊篋順車齎回，封簽黏固。弟恐路途遙遠，或致磕擦，包以粽皮，囑令沿路貯放留心，料無他虞。外程、孔、張、蘇書四封，想已代為轉致。駙馬驚駘，不慣鞍轡，或致有乖驅策。

況去役以陡症即旋，未得送至祥符，大人甚為憂心，屢告弟輩，未知曾否奔逸。諒世兄馭之有方，自當款段入里門也。祈令德喜轉送北門，備舍下旋磨之用。別來一日為長，順修蕪楮，奉候台祺。餘情依依不啻。

世弟婁樛同頓首具。月日

紹聞看完，說道：「昨日叫鄧祥北門送馬，去了不曾？」雙慶道：「咱家草料欠缺，彼時即送過去。」紹聞此時急解開護書，拿出書四封，叫雙慶道：「與你兩封書，一封是蘇爺的，送到他家；張爺這封書，送到小南院。張宅有人看小相公來，叫他自己帶回。再叫蔡湘、鄧祥去北門抬箱子去。」

雙慶去不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「蔡湘、鄧祥不去。他說，咱的車子壞了軸頭，不曾收拾，卻叫他兩個抬，怕抬不動。北門自然送的來。兩個在那裡埋怨哩。依我說，衙口有張宅現成一輛車，不如大叔把書送到，親自問他一聲，速去早來，不誤張奶奶回去。」譚紹聞自知家貧奴僕欺，也不敢深問蔡湘、鄧祥埋怨的話。在雙慶手中接過張宅的書，說：「那封書你送到蘇宅去。」於是出的後門，到小南院門首，問道：「南馬道有人在此麼？」卻見張正心出來。二人作揖為禮，紹聞道：「弟昨赴濟寧。婁師爺有府上一封書，即煩帶回。」張正心道：

「午後即帶回去。因舍弟一天多不甚肯吃乳，家伯母來看，傍晚方回。即住下也不定。」紹聞道：「既是傍晚方回，把車暫借一用，到北門內，把兩個皮箱撈回，全不誤世兄事。」張正心道：「現成的，即叫小價趕去，只要世兄著人引著。」只聽內邊廚嫗道：「奶奶叫大叔哩。」正心接書，二人拱手各回。紹聞到家，安排蔡湘隨車北門去接皮箱。把程宅的書，裝在袖內，帶原封銀二十兩。徑向程宅來。路上打算，許多未見此位老叔，辜負了一向關切。今承恩師之命，兼送書銀，準備要滿受氣。只住後多走幾回罷。

及到程宅門首，徑自進去。恰遇程嵩淑在廳上，看刻字匠刻板。程績也在那裡校字。上前恭敬為禮，程嵩淑道：「賢姪久疏此地，今來必有事體。咱去東書房說話。績兒，你叫人送茶，可自上學讀書去。」紹聞見話頭，面上不甚親熱，少不的跟了上東書房來。

及到書房坐下，紹聞把濟寧書筒呈上，並取出銀二十兩，放在桌面。程嵩淑將書拆了一看，又把詩序看了，只說：「好。」

紹聞道：「這是老師幫老叔刻書銀二十兩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存住。」茶畢，程嵩淑道：「貴老師容顏何如？」紹聞道：「比在家微覺老像了。」嵩淑點頭道：「也該老像了。你在濟寧，何時起身？」紹聞道：「前月二十四日。」嵩淑道：「到家幾天？」紹

聞道：「今已五天。因有小事，未得送書來。」嵩淑道：「送來就是。」此後便不復他有所問，只是默然對坐。紹聞自覺得無情無緒，又不敢遽然言去，少不得另為搜尋，問道：

「刻版一面幾行？」嵩淑道：「九行。」紹聞道：「一行幾個字。」嵩淑道：「二十個字。」紹聞道：「圈點呢？」嵩淑道：「都包在內。」紹聞道：「批語哩？」嵩淑道：「與大字一樣算。」紹聞道：「煮板的柴，寫板的紙，都是咱的麼？」嵩淑道：「自然。」紹聞道：「何處匠人？」嵩淑道：「江南。」一問一答。聽來俱是有聲話，細想仍然無字碑。

卻說紹聞進門，唯恐苦口責懲，到了此時，淡淡無味，卻又以見責為幸，因提個頭兒，以為受教之端，說道：「小姪一向所為非禮，未免家業有損，因此遠赴濟寧，倒虧損起老師來。」

嵩淑道：「師弟相好，原非異事。」紹聞道：「到路上遇見截劫，險些干係性命。」嵩淑道：「出門自宜小心。」紹聞見程老叔這個光景，自知開罪已深，也不敢再為多談，又強坐了片時，告辭道：「小姪去罷。」嵩淑早已立起身道：「不坐了？」紹聞道：「回去罷。」離座起身，嵩淑隨後相送。出了大門，嵩淑拱手，紹聞背手彎身作別。

恰好王象蓋到面前，一面稟程爺安，一面說：「我集上賣菜，才聽的大相公自濟寧回來。急向家中去看，鄧祥說大相公往程爺這裡來，所以急轉到這裡。」嵩淑喜道：「王象蓋你好呀！」王象蓋道：「小的不敢當此一問。」嵩淑道：「你且跟相公回去，說完你的話，我還與你有話說。我在家等你，你可就來。」王象蓋答應了一個「是」，主僕相隨而歸。